

中国民间故事史

卷中

祁连休◎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民间故事史

卷中

祁连休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四编

宋元时期的民间故事

宋元两代共计408年，时间跨度较长。这个时期，中国民间故事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为明清两代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大发展和进入鼎盛时期作好充分的准备。宋元时期在中国民间故事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各类故事的发展都比较均衡。不但幻想故事、写实故事、民间笑话、民间寓言四个门类如此，每个门类中的各个小类也大体上如此。

宋元时期，手工业、商业经济日益发达，城市日臻繁华，通俗文艺、平民艺术有了明显的发展，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在当时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民间故事里面，世俗生活得到了充分反映，因而具有更加贴近中下层民众生活，生活气息更为浓郁的特点。相比之下，在这个时期的民间故事里面，宗教观念、宗教影响则有所削弱；揭露僧侣不守教规、怙恶不悛等劣迹的民间故事则愈来愈多。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的民间故事的时代感亦有所增强，诸如有关异族入侵、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内容，有关逐渐兴盛的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的内容，在这个时期民间故事里面都不断有所描绘和反映。

宋元时期收录民间故事的著作很多，两宋时期尤为突出。但是，这个时期的民间故事大多零星散见于各种笔记小说，与此前各个时期有所不同的是，比较集中记载民间故事的著作并不多。这个时期录有民间故事的著作达一百多种，常见的有宋·佚名撰《灯下闲谈》，宋·吴淑撰《江淮异人录》、《秘阁闲谈》，宋·郑文宝撰《南唐近事》、《江南余载》，宋·张齐贤撰《洛阳缙绅旧闻记》，宋·黄休复撰《茅亭客话》，宋·高恂撰《群居解颐》，宋·李昉撰《该闻录》，宋·君玉撰《国老谈苑》，宋·田况撰《儒林公议》，宋·欧阳修撰《归田录》，宋·毕仲询撰《幕府燕闲录》，宋·文莹撰《湘山野录》、《玉壶清话》，宋·秦再思撰《洛中纪异录》，宋·司马光撰《涑水记闻》，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宋·王巩撰《随手杂录》，宋·刘斧撰《青琐高议》，宋·王辟之撰《澠水燕谈录》，宋·苏轼撰《东坡志林》，宋·苏轼撰《艾子杂说》、《渔樵闲话》，宋·魏泰撰《东轩笔录》，宋·张耒撰《明道杂志》，宋·孔仲平撰《孔氏谈苑》（又名《谈苑》），宋·陈正敏撰《遁斋闲览》，宋·彭乘撰《墨客犀》，宋·朱或撰《萍洲可谈》，宋·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又名《闻见录》），宋·王

说撰《唐语林》，宋·张邦基撰《墨庄漫录》，宋·何蘧撰《春渚纪闻》，宋·蔡绦撰《铁围山丛谈》，宋·张知甫撰《可书》（又名《张氏可书》），宋·马永卿撰《懒真子》，宋·廉布撰《清尊录》，宋·江少虞编《宋朝事实类苑》（原名《皇朝事实类苑》），宋·曾慥撰《高斋漫录》，宋·曾慥编《类说》，宋·朱弁撰《曲洧旧闻》，宋·邵博撰《邵氏闻见后录》（又名《闻见后录》），宋·龚明之撰《中吴纪闻》，宋·苏舜卿撰《闻见杂录》，宋·施德操撰《北窗炙轶录》，宋·李石撰《续博物志》，宋·吕仁居撰《轩渠录》，宋·马纯撰《陶朱新录》，宋·周辉撰《清波杂志》，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宋·委心子编《分门古今类事》，宋·曾敏行撰《独醒杂志》，宋·郭彖撰《睽车志》，宋·洪迈撰《夷坚志》，宋·陆游撰《避暑漫抄》、《老学庵笔记》，宋·王明清撰《投辖录》、《玉照新志》，宋·佚名集辑《鬼董》，宋·沈俶撰《谐史》，宋·鲁应龙撰《闲窗括异志》，宋·张端义撰《贵耳集》，宋·杨和甫撰《行都纪事》，宋·岳珂撰《程史》，宋·赵葵撰《行营杂录》，宋·郑克撰《折狱龟鉴》，宋·张世南撰《游宦纪闻》，宋·陈郁撰《藏一话腴》，宋·桂万荣撰《棠阴比事》，宋·庞元英撰《谈薮》，宋·朱辉撰《绝倒录》、宋·周文玘撰《开颜录》，宋·天和子撰《善谑集》，宋·罗烨编撰《醉翁谈录》，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宋·佚名撰《嘉莲燕语》，宋·罗点撰《闻见录》，宋·高文虎撰《蓼花洲闲录》，金·元好问撰《续夷坚志》，元·陈世崇撰《随隐漫录》，元·佚名^①撰《南墅闲居录》，元·佚名撰《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元·蒋子正撰《山房随笔》，元·辄然子撰《拊掌录》，元·杨瑀撰《山居新语》，元·郑元佑撰《遂昌杂录》，元·姚桐寿撰《乐郊私语》，元·仇远撰《稗史》，元·林坤辑《诚斋杂记》，元·佚名撰《东南杂录》，元·佚名编《异闻总录》，元·王莹编纂《群书类编故事》，元·陶宗仪撰《辍耕录》等。其中，收录民间故事比较多，比较引人注目的有《青琐高议》、《睽车志》、《夷坚志》、《鬼董》、《折狱龟鉴》、《癸辛杂识》、《续夷坚志》、《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异闻总录》、《辍耕录》等，而以《夷坚志》最为突出。

^① 一作王有大。

第一章 宋元的神异故事

宋元时期的幻想故事，较好地沿袭了隋唐五代时期的发展态势，而且题材不断有所拓展，艺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其中，神异故事、精怪故事、鬼魂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高，鬼魂故事尤为明显。

宋元时期的幻想故事中的神异故事，包含仙佛异人故事、宝物故事、奇事奇遇故事、人神恋情与交谊故事、善报与恶报故事、惩恶除害故事等几类，内容丰富，异彩纷呈。

第一节 宋元的仙佛异人故事

宋元时期的仙佛异人故事，故事主人公大多为道教的神仙、道士，少数为佛教的菩萨、神僧，抑或兼有仙、佛特征的异人；其内容涉及异人现身济世，仙佛显示神威的许多方面，诸如治病救灾、扶危济困、答谢留赠、献艺传技、警世劝善、升仙成佛等等。

这一类故事里面的仙佛异人，现身时，往往难以辨认，因为他们无不以极其平常的面貌出现于尘世，而且大多以乞丐、道士、和尚的身份与世人交往，世人每每相见而不相识，失之交臂。因为凡夫俗子大都无认识仙佛异人的慧眼，总是过后方知，后悔莫及。试看：

成都民李氏，居郡城北。尝有丐者至，容体垢污可憎，与之钱，不肯去，叱逐之，入于门侧，遂隐不见。李氏虽怪咤，然不测为何人。后三日，别一道士至，顾其家人言曰：“汝家光采顿异，殆有神

仙过此者。”曰：“无之。”道士指左扉拱手曰：“此灵泉朱真人像也。”始谛视之，面目冠裳，历历可辨。道士曰：“真人来而君不识，岂非命乎？吾能以绘事加其上，当为君出力，使郡人瞻仰。”即探囊中取丹粉之属，随手点缀，俄顷间而成。美髯长眉，容采光润，宛然神仙中人。李氏惊喜，呼妻子稽首百拜。道士曰：“犹有一处未了，吾只在对街天庆观，今姑归，晚当复来。”不揖而出。过期，杳不至。就问之，盖未尝有此人也。李氏愈恨其不遇，揭扉施观中。张忠定参政为府帅，为建小殿以奉焉。

——《夷坚丙志》卷二《朱真人》

蔡纯诚通判，与一僧相善，尊宿也。忽得书招蔡，既至，而僧已趺坐而逝。先封小合，嘱其徒云：“蔡至贫，此合中吾衣钵金二两，来则与之。”蔡至，哭之恸，僧复开目与语良久，且云：“当有道人来烧香，非常人也，可随之，当有所遇。”言讫，瞑目长往。俄果有一道者至，蔡前揖之，道者薰香径去。蔡随其所往，行甚远，道者问：“随我何求？”蔡言：“素苦寒疾，百方不愈。”道者乃握其两手，顷之其热如灼。蔡云：“今偏体皆暖，惟脑尚冷。”则又以手熨其脑，应手即温。乃谓蔡曰：“勿庸随我。”用所衣布袍赠蔡，曰：“某年月日，岳阳楼前用钱三百七十买此。”言已，长揖别去。蔡收其袍，藏之。他年，蔡有故至山东一郡，茶肆中复遇道者，相见甚喜，袖间出纶竿，缉布缕为钓，笑掷地徐引之，得大鲤。相携酒垆，脍食之而去。

——《睽车志》卷一“蔡通判”

在以上两则故事中，仙佛均以平常的僧俗人等出现，甚至是满身污垢的乞丐。他们在寻常的言行举止中，显示出不寻常的神采、气度，颇有惊世骇俗的意味，使世人由此领悟一个道理：独具慧眼，谈何容易。很显然，这两则故事，都带有神秘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但这两则作品亦稍有不同，前一则的神灵属道教系统，后一则的神灵，既有佛教系统的，又有道教系统的，并且由佛教异僧引出道教仙家。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讲述者与听众对释、道两种宗教的神灵都是尊

崇的，信奉的。

这个时期的此类有关难以辨认仙佛异人故事，尚有写一道士为人和易，常与人共饮而使酒家生意兴隆，其人坐逝岁余而棺空的《春渚纪闻·孙道人尸解》；写郑道人丐钱乞食，常将余钱分惠贫者，死后焚时棺中仅有一竹杖的《睽车志》“郑摇铃”；写青城山道人去拜麻姑时，食下村妇所授萝卜而神清气爽，寿过百岁的《夷坚志·麻姑洞妇人》；写西蜀二举人入京御试，试题果如途中神言却一字不能上，被黜后不复事笔砚的《蓼花洲闲录·西蜀二举人》；写全真庵罗某非痴非狂，能前知事，尝为人预言有“狗灾”，该人果被狗伤而亡的《遂昌杂录》“罗蓬头”等。

下面从济世利民、救难消灾、献技传道、答谢留赠、得道成仙等几个方面进一步体论析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故事。

一、宋元的仙佛异人济世利民故事

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济世利民故事，以传医术、施医药、为各行各业民众治病疗的作品最为常见。比如：

余族兄次翁鼻间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惧其浸长，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阳，于客邸遇一道人，喜饮而日与周旋。临别解衣，出一小瓢如枣大，倾药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针刺瘤根，纳药针穴，明日瘤当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针剔瘤根纳药。至夜半，但觉药粒巡瘤根而转，至晓，扪之则瘤已失去，取镜视之，了无瘢痕也。因大神之，秘其余药，不令人知。其女为儿时，蹇倒折齿不生。次翁取药纳齿根，一夕齿平复。因以水银一两，置铤间，取药投之，则化为紫金。方知神仙所炼大丹也。

——《春渚纪闻》卷三《仙丹功效》

仙居，乃吉州道堂也。宋嘉熙辛丑年，堂近有李老家，稍温饱，道人（来往）即供以好茶，深熟者与酒。适有幼子病瘵，骨瘦如柴，死期可必。忽有堂内三道人，风貌苍古，来曰：“令嗣能过堂同榻一宵，则可再生。”李道急遣去。入夜，两道人夹之而睡，一道人盖其

上。其气蒸之如火，病者如坐甑，几不能堪。道人曰：“且忍耐。”凡若是者五六次，早起精神清爽，肌骨美畅，索饮食如常。不十日，丰悦殊异。道人嘱之曰：“姑迟两年方可娶，若早则病复来。”李老夫妇拜谢之，与以钱会布帛，一毫不受，但受果饮三杯，辞堂往袁州邵山。时天色晚矣，李老与堂中道众苦留之，不从所请，方出门则不见矣，乃知其仙也。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神仙门·仙医療疾》

以上两则故事，写的都是神仙治病救人的事迹。而其中的神仙，无不以道人的模样出现在尘世。当他们的仙丹、仙方卓有奇效，并且显现出神仙的风骨时，世人才恍然大悟，为之叹服。不过，神仙治病救人，分毫不取，却不一定能够使某些人受到感化。在前一则故事中，神仙为何次翁摘除其鼻瘤，还留下两粒仙丹以备“救奇疾”之需。然而何某却对神仙的嘱咐置若罔闻，甚至将其中的一粒仙丹拿去炼紫金，让人既感到悲哀，又感到愤怒。

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济世利民故事，尚有写异僧令失明十载之乡民重见光明的《夷坚志·甘棠失明》；写胡某用异人所授治痲疽内托散方，治愈众多病患的《夷坚志·异人痲疽方》；写一神仙以酒喂面，使已脱军籍之黥卒脸上黥文尽灭的《夷坚志·金陵黥卒》；写一异僧以奇特药方为民众治病驱疫的《夷坚志·赵小哥》；写仙姥变为青衣妇登门，用一颗药丸治愈周妻陈年痲疾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仙姥货药》；写一道人伸手抚摸痲卒满布疮秽之面，使其莹净无瘢的《异闻总录·痲卒疮愈》等。

二、宋元的仙佛异人救难消灾故事

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救难消灾故事，延续了治病疗伤的题旨，进一步展示仙佛异人济世利民的仁慈之心。试看：

万载县获赋市，有丐者姓郭，左手及两足皆反掌于上，止得右手拄地擦行，人遂名以“郭擦”。母老病风，弟病亦然，擦每月朔望出丐，一市人皆怜而惠之，遂得养母及弟，仅得一月之食，如此者十八

年无怨。元贞二年冬，遇一道人，见其贫苦，又甘心养母与弟，遂与药五丸与擦，云：“汝服吾药，宿疾顿可。”擦如教服之，手足随即如常。不料疾愈，无可托词以丐，而人亦无惠之者。方窘急间，又遇元道人。擦谢之，且祈之云：“向蒙惠药，偶忘母疾，未曾分与，今母尚病。”道人再以五丸与之，其母服两丸，其疾如失。尚余三丸，适为里近富人所知，其病亦同。富人与擦云：“闻汝有妙药三丸，以钞一锭与汝回赎。”擦应言不愿受钞，愿病安，三口乞终身供给，遂以药授之。后果效，富人守信供给之。得非郭擦一念孝悌，获遇神仙以受无穷之福。吁！巧者而处心如此，人亦可以自反矣。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神仙门·仙医反掌》

此则故事，写一位以道人面貌出现的神仙，一再施药给那个残疾人孝子，不但治好了他患风痛病的老母，而且让他们一家三口衣食无忧，显示出神明扶危济困，救助善良的胸襟，并且体现出世人对于神明的无比崇敬。不仅如此，这则故事还生动地描述出十数年如一日地孝敬双亲、关爱兄弟者必有好报，又体现出世人对于行孝悌之人的无比赞许。

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救难消灾故事，尚有写有奇术老者以木鱼向壁上洒水，使民宅免于火灾的《孙公谈圃》“异人洒水”；写群丐中一刺青眉者向朱某传技，使之安乐长寿的《萍洲可谈》“朱斋郎遇仙”；写一仙人给误入迷津之渔家饮食，并指引其平安还家的《夷坚志·白马洞天》；写一仙家化为小吏劝某郡守移舟他处，因而得免山崩之难的《夷坚志·华阴厅小子》；写一仙赠仙果与迷路告饥者，使之辟谷不饥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野人破竹》；写一化缘道士赠扇为慷慨助人的士子引路，使其躲过一场劫难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异人送扇》等。

三、宋元的仙佛献技传道故事

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献技传道故事，写的是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济世利民，给众多平民百姓施恩惠。试看：

襄阳天仙寺在汉江之东津，去城十里许，正殿大壁画大悲千手眼

菩萨像。世传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人图绘。有夫妻携一女子应命，期尼以扃殿门，七日乃开。至第六日尼颇疑之，乃辟户，见其无人，有二白鸽翻然飞去。视壁间圣像已成，相好奇者，非世工所能。独其下有二长臂结印手未足，乃二鸽飞去之应也。郡有画工武生者，独能摹传其本。大观初，有梁宽大夫寓居寺庙中，心无信向，颇轻慢之。武生云：“菩萨之面正一尺。”宽以为诞，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萨面。忽梁间有声如雷，宽震悸而坠，损其左手。僧教宽悔过自忏，后岁余如旧。兹御侮于像法事者，怒其慢渎耳。

——《墨庄漫录》卷十“画千手眼菩萨像”

此则故事，既描述异人为寺庙绘制千手千眼观音像，完成了一项弘扬佛法的浩大工程，并且发挥了向世人传授绘画技艺的作用，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善事，很有意义。但是，这一则故事又对那位梁宽大夫给予必要的惩戒，从而向世人表明，轻慢菩萨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献技传道故事，尚有写一异人用坚劲如铁之木板刻出一幅桃园的景物，至为精美，虽世间工画善巧者亦不能制作的《夷坚志·桃园图》；写对弈道人让求药者吞下一枚棋子，其人顿时棋艺过人，天下无敌的《夷坚志·观音寺道人》；写一仙家不但将沦为乞丐之伤兵治好，还将药方传与其人，服者无不灵验的《夷坚志·李家遇仙丹》；写一道人授道术与甘贫好道之卖豆乳者，使其体魄健壮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刘咬指卧雪》；写卫某遇神仙而得药方一本，遂通医术，医道日盛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神仙教医》等。

四、宋元的仙佛异人答谢留赠故事

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答谢留赠故事，内容颇为丰富，大多故事性强，往往通过生动有趣故事情节，揭示仙佛异人的神力，展现其珍视友谊、重情重义的襟怀与豁达大度、与人为善的风采。试看：

李无竞入都调官，至朱廷镇，有二丐者喧争于道，老妪曰：“我

终身丐乞，聚金数百，此子贷去，半载不偿。”无竞取婚如所述^①数与之，丐者谢曰：“吾实遣其钱，君行路人，能偿之以解其斗。吾家在隆和曲，筠栅青帘，乃所居也。子能访我，当有厚谢。”

无竞异其言。后入隆和，果有帘栅。入门，见数丐者地炉共火。入室，有冠带者立于堂，乃向丐者。丐既坐，曰：“小酌御寒。”无竞恍惚甚疑。其人勤劝，逊辞终不饮，但濡唇而已。时方大寒，盘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怀归。丐者作诗曰：“君子多疑既多误，世人无信即无成。吾家路径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

无竞至邸，取桃，乃紫金三块，因大悔恨。翌日再访之，已不见，询问皆无知者。无竞琢其金为饮器，年七十余，面色红润，岂酒濡唇之力乎？

——《青琐高议》补遗《隆和曲丐者》

此则故事，写一仙人厚报解囊相助者，珍重情义，知恩图报，非常富于人情味，让读者、听众感到十分温馨。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李某当时尚不知道丐者乃是仙家，对其款待与馈赠并不很在意，因而失却良机。这倒正好说明李某慷慨解囊帮助他人的时候，并没有希望得到回报。其人的这种品格，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答谢留赠故事，尚有写一道人取药拭酒杯使之变为金杯，用以偿还酒楼酒资，令酒楼发了一笔小财的《睽车志》“金杯偿值”；写一道人为报答村姬厚待，使其家枣树长出葫芦状大枣的《夷坚志·葫芦枣》；写一道人往井中投药丸使该地年年暑夕再无蚊害，藉以答谢客邸主人的《夷坚志·閩州道人》；写仙人赠药为书生治好伛偻病，用以答谢其招饮盛情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仙医曲背》；写一道人以杖拄地，令迸出清水变酒，让施茶崔婆大享其利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井化酒泉》等。

^① 逋（bū 哺）：拖欠。

五、宋元的仙佛异人助人得道成仙故事

在仙佛异人故事中，有关帮助世人得道成仙内容的故事，大多颇为有趣。从具体描述可以看出，此类故事乃是这个时期仙佛异人故事的一个亮点。在故事里面，得道成仙的途径各不相同，既有自己修炼而成的，亦有经仙家、异人指点而成的，可谓殊途同归，这些故事无不生动地体现出当时民众的一种渴望幸福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试看：

济南李菱，字定国，寓临安军营中，以聚学自给，暇则纵游湖山。尝欲诣净慈寺，过长桥，于竹径迷路，见青衣道人林下斫笋，菱揖之。道人问所往，曰：“将往净慈，瞻礼五百罗汉。”道人曰：“未须去，且来同食烧笋。”食之甚美。俄风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菱皇惧，伏林间。少顷雨止，寻径而出，至寺门下，觉身轻神逸，行步如飞。洎归舍，不复饮食。其从兄大猷为诸王宫教授，将之任，遣仆致书。见其颜如桃红，且能辟谷，以语大猷，及大猷至，即已去，云游茅山矣。后又闻入蜀，隐青城山。大猷为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访所在，眉守复书报：“数年前已轻举乘云而去，今唯绘像存。”

——《夷坚丁志》卷十八《李菱遇仙》

至元壬辰，灌州青城山崔公，与崔婆在山门路口茅屋下卖柴。一日，入山采柴，忽麻姑仙坐石上，拜之，仙问曰：“汝欲官否？”崔应云：“我用官何为？”又问：“欲钱否？”应云：“钱多害己。”又问：“欲华衣否？”应云：“我是卖柴汉，何用华衣为？”又问：“此三者非汝所欲，今所欲何事？”崔公笑云：“我要此须拖地便好。”麻姑引手捋之，须随手而长，竟至垂地。归家，人以为讶。后不食，言人祸福如神，合城观者如堵。凡有布施钱，一文亦不受。一年后，夫妻俱入山，不知所终。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神仙门·崔公得道》

以上两则故事多有不同之处：背景不同，一为宋代，一为元代；发生

地点不同，一在浙江，一在四川；故事主人公身份不同，一为教习，一为贩夫。但故事主人公都具备了两个得道成仙的基本条件：一为人品好，一为有仙缘。因此，他们能够得道成仙，达到世人的理想境界，无不在情理之中。

这个时期的仙佛异人帮助世人得道成仙故事，尚有写某翁姬二人对饮于野外，老翁忽然乘云而上，极高而没的《江淮异人录·杭州野翁》；写程翁仁厚，服仙丹升仙后现身搭救被诬入狱者的《茅亭客话·程君友》；写一女子坠阁道下不死，食草木根苗，积思精专而飞升的《陶朱新录》“坠阁道女”；写徐翁炼药时常有黄犬旋于丹鼎旁，追其迹掘得犬状枸杞，食后乃仙去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遇药成仙》等。

第二节 宋元的奇事奇遇故事

宋元时期的奇事奇遇故事，作品数量较多，内容相当广泛，故事性强，包括有关神鬼的奇事、有关婚丧嫁娶的奇事、有关幻术妖术的奇事、有关动植物的奇事以及外出奇遇，等等。其故事情节无不奇特诡异，往往出人意料，让读者、听众从中受到触动，多有感悟。

一、宋元的神鬼奇事故事

这个时期有关神鬼的奇事故事，大多描述体现神力、天意的各种奇事，数量甚多，其中不乏精彩的篇什。譬如：

宣和间，朝廷收复燕云，即科郡县敷率等第出钱增免夫钱。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妻刘氏，夫死，独与一子俱，而家素饶于财。闻官司督率严促，而贫下户艰于输纳，即请于县，乞以家财十万缗以免下户之。县令欣然从之，调夫犂运数日，尽空其库藏者七间。因之扫治，设佛供三昼夜。既毕，明旦视之，则屋间之钱已复堆垛盈满，数之正十万缗，而皆用红麻为贯。每五缗作一辩，辩首必有一小木牌，上书“麻青”二字。观者惊异，莫知其然。

或有释之者曰：“如闻青州麻员外家至富，号麻十万家，岂非神运其钱至此耶？”刘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迹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刘氏即专人致殷勤于麻氏，请具舟车复归此钱。麻氏惊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谢曰：“吾家福退，钱归有德，出于天授。今复往取，违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领也。”刘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诚输此钱以助国用，岂当更有之！”即散施贫民及助修佛道观宇，一钱不留于家，家益富。

——《春渚纪闻》卷二《二富室疏财》

金陵雨花台下居民甄氏，牧牛于野，值两人东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对揖。其一曰：“钱库后门久已溃坏，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诺。”遂散去。良久，甄独行至山侧，峻岩下见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钱溢出，即解衣包之。欲还家报父兄并力来取，且虑他人得见，乃抔泥室塞穿处。回至中途，复遇前二客。其一又问：“钱库门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钱三百倩雇一牧童填补讫。”甄时年十七八岁，晓其语，归为父言之。数其钱，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人集元处，穴不复可寻矣。

——《夷坚支甲》卷十《羽客钱库》

以上两则故事，分别采录自北宋和南宋时期，它们均与钱财有关，立意甚好，读来非常感人。其中，一则故事称颂疏财重义的善举，一则故事告诫世人不可妄取钱财，都能给世人以启迪和教益。

这个时期有关神鬼的奇事故事，尚有写一盗窃佛髻珠者竟不得出寺门，后还珠引咎乃识途而去的《墨庄漫录》“盗佛髻珠者”；写一僧人教渔者塑泗洲像时在像中各置一钱，众人纷纷前来向其买鱼，因以致富的《中吴纪闻·幻僧》；写三道士令求富贵老卒从仙人洞中抱出之石，竟变为黄金的《能改斋漫录·黄鹤楼下仙人洞》；写一神人借钱万缗与折本商贾刘三郎，而让其将钱还与东来孕妇所生之子的《陶朱新录》“东来生”；写医士供奉之泗洲菩萨化作僧人，亲往布店购紫罗以更换被鼠所啮衣服的《夷

坚志·潘璋家僧》；写鬼神遣卖瓜人将树间掷出之金银送至张家，使张某致富的《夷坚志·米张家》；写村民某某将一把能预言祸福之小镰供奉于神堂上，赖以小康的《夷坚志·南山独骑郎君》；写一秀才在应试途中三次占卜皆不佳，怒而将恶判官踢倒，神王乃让他做恶判官的《夷坚志·杨大方》；写二士人于檀梓帝君祠祈梦时相互易头而不改其声，后皆官居显位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易头显贵》等。

二、宋元的婚丧嫁娶奇事故事

这个时期有关婚丧嫁娶的奇事故事，作品不太多，但往往都相当精彩，引人入胜。譬如：

临川贡士张榘赴省试，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店。揭荐治榻，得绢画一幅，展视之，乃一美人写真，其傍题“四娘”二字。以问主者，答曰：“非吾家物，比来士子应诏东下，每夕有寓客，殆好事少年所携而遗之者。”榘旅怀淫荡，注目不释，援笔书曰：“捏土为香，祷告四娘；四娘有灵，今夕同床。”因挂之于壁。酤酒独酌，持杯接其吻曰：“能为我饮否？”灯下恍惚觉轴上应声，莞尔微笑，醉而就枕。俄有女子卧其侧，撼之使醒曰：“我是卷中人，感尔多情，故来相伴。”于是抚接尽欢，将晓告去，曰：“先诣前途侍候。”自是夜夜必来，暨到临安亦然，但不肯说乡里姓氏。榘尝谓之曰：“汝既通灵，能入贡院探题目乎？”曰：“不可。彼处神人守卫，巡察周备，无路可入。”试罢西归，追随如初。将至玉山，惨然曰：“明当抵向来邂逅之地，正使未晚，盍弛担，吾当与子诀别。”及期，榘执其手曰：“我未曾娶，愿与汝同归，白母以礼婚聘。”女曰：“我宿缘合伉俪，今则未也。君今举失利，明年授室，为别不久，他时当自知。”瞥然而去。榘果下第，寻约婚于崇仁吴氏，来春好合。妻之容貌，绝类卷中人，而排行亦第四。一日，戏语妻曰：“方媒妁评议时，吾私遣画工图尔貌。”妻未之信。开笥出示，吴门长幼见之，合词赞叹，以为无分毫不似，可谓异矣！

——《夷坚志补》卷十《崇仁吴四娘》